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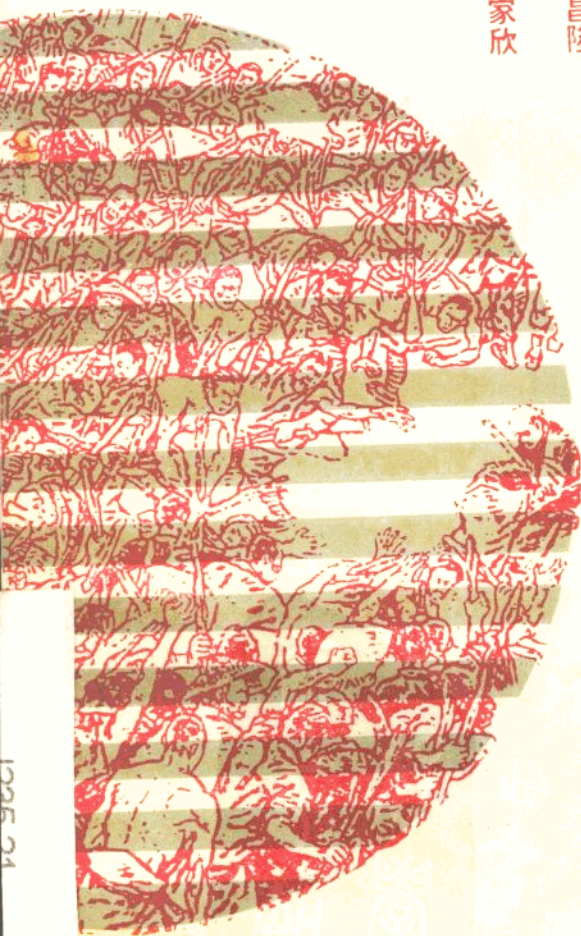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

扯去迷雾的画卷

编剧

郑昌隆

崔家欣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序

杜恒德

写序，多为文坛名家提携后学之举，我是搞企业的，非文人墨客，无为他人写序之意，然本矿崔家欣和郑昌隆诚心相邀，我盛情难却只好拙笔浅墨地抖几行陋文，权作为序吧。

93年岁尾，崔家欣与郑昌隆把他们合写的六集电视剧本《扯去迷雾的画卷》送到我处，说请我看看，提提意见。虽矿务繁杂，空暇极少，但我还是展阅了那近十万字的《画卷》。

40年代初，无论官办、民办的煤矿纷纷崛起，初具规模的中国煤矿工业已有了渐进的发展。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，顿使中华大地烽烟四起，战火连天。同时，中国煤炭资源被日本财团横行掠夺，位于齐鲁腹北的新汶地区也难脱厄运，饱尝蹂躏之苦。正如《画卷》中所描述的——国民党惨败滕州，退出齐鲁，我八路军第十一纵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，毅然挺进山东，进驻沂蒙山区和当地军民共同开辟了抗日根据地；为全国的抗战胜利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方支援下，在张庄矿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，精心组织，英明指挥，出奇制胜，才使张庄煤矿和全国其它煤矿一样扯去了迷雾，迎来了新的曙光，展开了绚丽多彩的《画卷》。

抚今追昔，在改革开放振兴经济的今天，弘扬民族正气，保持传统美德，进行爱党、爱国、爱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已势在必行。

两位作者热爱生活，更热爱他们所从事的煤炭事业，尤热爱煤矿影、视、剧的创作。为写成这部电视剧，他们先后查阅了局、矿史志；走访了老矿工、老革命，还自费去沂蒙山区考查。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、饱尝了风霜雨雪。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执著追求，充分体现了我们张庄煤矿知难而进、勇于拼搏的矿工精神。剧本倾注了作者的心血，展示了作者内心世界的风采，这是作者利用八年业余时间向读者奉献的一枚甘果，也是我们张庄煤矿在双文明建设中绽放的一朵小花。

在今后的日月里，我热情期盼作者把握煤炭文艺创作主旋律，再接再厉，不断笔耕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。

1994年2月

第一集

调寄：〔剑器行〕

叹丁丑，乌云起、祸始芦沟。黄河呜咽东流，泰山愁。恨难休，罡风来、血染九州。儿女英魂幽幽，葬荒丘。

倚楼，残月正当头。偷弹清泪，人偈愁、苦饮耻辱酒。浓雾沉沉难扯去，对潇潇暮雨，点点滴滴情仇。伴君共游，风雨世界，惟有正义恒久。试看魑魅狂几秋！

序

巍巍泰山，雄伟壮阔。

烟雾氤氲，升腾缭绕。

灰色的天空中，北斗星仍闪着荧荧的光。

一身材婀娜，婷婷玉立的少女身背画板，来到泰山顶巅拱北石旁。纤细的手指理了下被雾气打湿的秀发，柳眉一挑，深沉的眸子里充满了自信。丰腴细嫩的面颊上淌着汗珠，内心流露出激动与兴奋。

她举目远眺，心胸感到豁然开朗。

万里云海，汹涌澎湃。

东方天际，火烧云霭。

少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，展开画板，提笔在手，调匀了色，凝神倾注，准备画这日出东海的绚丽景色。

沉闷的雷声在脚下滚动。

沉醉中的少女不由得一惊，定睛看时，天空之下，白云之上，灰色雾中，朦朦胧胧，无数架飞机，铺天盖地由北向南刮来。少女的手一抖，画笔失落在地上。

“轰！轰！”大地在颤抖，泰山在震撼。炸弹轰鸣，风起云涌。”

字幕（画外音）：“公元一九三七年，‘七·七’芦沟桥事变爆发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北京、天津，迅速南下，直逼山东……。”

奔腾咆哮的黄河。

乌云翻卷的泰山。

推出剧名：扯去迷雾的画卷

主题曲响起，浑厚悲壮的一字歌：啊……——演职员表。

沉沉浓雾中，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与难民纷纷南逃。

寒光闪闪的刺刀上，一面太阳旗在雾气中晃动着。

面目狰狞、满脸杀气的日军大踏步向前迈进。

空旷的原野，满目荒凉。

沉闷的雷声隐约从天际边滚来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

第一集

秋末，日，外。

津浦铁路线上的磁窑车站内。

秋气肃杀，浓雾沉沉。

一列南下的火车刚刚停下，众国民党士兵便爬车而上。不堪入耳的骂声与难民的哭吼声混成一片。

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的田云豹奋力挤下车来，整整被弄皱的西装，提上皮箱从人群中挤出车站。

土路旁，翘首以待的黑脸大汉田贵牵着两匹枣红马向田云豹招呼到：“二少爷？二少爷……？”

“田贵——？”田云豹惊喜地奔到田贵面前。

“二少爷，我在这儿整整等您三天了，今天总算把您给盼回来了。”田贵接过皮箱，咧着大嘴笑了。

“家里人都好吗？”田云豹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好，好。老爷，太太，大少爷和小姐都盼着您呢。”田贵说道。

难民队伍中，一白发老者经受不住路途劳累倒毙路旁。

田云豹目睹此景，双眉紧皱，长叹一声，翻身上马。

“呜——！”火车一声长鸣，喘着粗气，载负着满车的国民党士兵和伤病员缓缓地启动了……

田庄煤矿，日，内。

办公大楼内，走廊里，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肃立两旁。

高身材，英俊潇洒的田云龙与身穿国民党军服的黄凯步入走廊。身体微胖，目光如炬的田达陪着一国民党军官步出会议室，正往这边走来。

黄凯的父亲——县长黄中坤与商贾刘老板等尾随在后。

“为了抗战，田总经理与诸位能够慷慨解囊，张某不胜感激。”张少校感激地说道。

田达由衷地：“张团座客气了。大敌当前，身为炎黄子孙都应尽职尽责。只要你们能奋勇杀敌，我等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”

张少校：“奋勇杀敌是军人的天职。为了阻止日本人的南下，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已在滕县设下重防。王铭章的一二二师与日本人必有一番苦战。”

众人步出大楼，立在石阶上。

高耸的旗杆上，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冉冉降下。

众国民党士兵举手敬礼。

田达，黄中坤等人异常庄严地望着旗帜。

尖嘴猴腮的丁山瞪着两只鼠眼，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。

两士兵折好旗帜跨上卡车。

张少校：“诸位，军情紧急，在下不敢久留，望多保重。告辞了。”众人拱手相送。

黄中坤：“凯儿，辞过你妈了？”

黄凯：“跟妈妈告过别了，姐姐正陪着她呢。”

“嗯，好样的。身为军人就应该冲锋陷阵！去吧，爹等你们的好消息。”黄中坤拍着儿子的肩头，再也抑制不住自

己的感情，心头一酸，双眼充满了泪水。当儿子向他敬礼时，他仍然含着微笑。

“伯父，龙哥，再见了。”黄凯举手敬礼。

“小凯，你爹就你这么个儿子，到了战场上你要好自为之，懂了吗？”田达心情沉重地对黄凯说。

黄凯点着头，与田云龙拥抱了下，转身步下台阶跳上摩托车，紧随在六辆卡车的后面急驶出矿。

众人向远去的士兵挥手致意。

丁山望着黄中坤那张老泪纵横、异常悲伤的脸，嘴角掠过一丝快意的微笑。

县城，黄府，日，内。

一缕香烟在观音像前袅袅升起。

面色微黄，身体瘦弱的黄夫人双手合十，跪在观音像前虔诚地祈祷着：“菩萨保佑，我儿平安……”

坐在一旁的黄秀英，望着母亲那孱弱的身影，怔怔的目光陷入一片沉思。她，二十三岁，细嫩的皮肤，文静的面庞，秀丽端庄。

一侍女端着药碗走进客厅，轻声道：“小姐，夫人的药煎好了。”

“哦，放在这，我来吧。”黄秀英恍过神来，端起药碗亲尝了一口，苦得她打个激灵。忙起身拿来红糖，放入碗内用汤匙轻轻地搅匀道：“妈，喝过药去楼上歇会吧？”

黄夫人对观音拜了拜，轻叹一声，转身望着药碗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田府，日，内。

宽大的客厅里，烟雾缭绕，气氛郁闷，各界名流无不为眼前局势摇头叹息。

田达来回踱步拈须愤然道：“区区日本乃一弹丸之地，人口不及我两省之多，武器装备却如此精良！想不到我堂堂国军号称百万竟这么不堪一击。真是愧对祖先，愧对国民啊！”

黄中坤：“是呀。日本人在相继攻占北平天津之后，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南下！韩大人又不战而逃。唉，这些丘八老爷们，平时要我们纳贡交粮，他们坐享清福。如今遇到战事却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，民众的死活竟全然不顾！”

众人一片唏嘘叹息之声。

刘老板戴了副金丝眼镜，斯斯文文地起身说道：“国民政府不是已派李宗仁率领军队在滕县布下重防了吗？如果王铭章的一二二师能够抵住日本人的南下，也许战局将有所转机。”

众人又欣然悦色议论纷纷。

田达忧虑地说道：“就是王铭章能阻止日本人的南下，看来我们这一带也难以逃脱日本人的蹂躏了。”

众人听到此话，立时情绪低落，神色黯然。

严四按捺不住，霍然起身，双眉一挑，拱手朗声道：“诸位前辈，势在燃眉，这样畏惧不前，悲观自叹，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不成嘛？！”

高运伯微微点首，拈着花白的胡子环视了众人一眼道：

“嗯。应该想个万全之策，保住这方土地。”

一直持观望态度的丁山，此时接问道：“运伯的话固然不错，但不知严队长的意思是叫我们如何呢？”

严四慷慨激昂地：“组织民团，固守县城，与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！”

“对，组织民团，固守县城！”一商人起身附和道。

丁山一声冷笑：“哼！严队长能有报国之心不失民族之节气，丁某倒十分钦佩。不过，就眼下局势来看，连堂堂国军都难以抵挡日本人之锐气。何况一群草民，手无寸铁，就是组织起来岂不也是以卵击石、自取灭亡？！”

“那么按丁副经理的意思是……？”众人都惶惑地望着丁山。

丁山一字一板地：“化干戈为玉帛，对日本人只有一个字——请！”

严四嗤之以鼻：“认贼做父！”

“放肆！”丁山拍案而起。

刘老板忙从中解劝：“二位息怒，大敌当前切不可自伤和气。还是听听田总经理的意见……。”

黄中坤：“是呀，大哥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”

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田达身上。

田达沉吟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目前，日本人占领的都是重要城镇，对我们这偏僻小县也许不会进攻。不过，万一……？”话未说完，“轰”地一声焦雷在天空中炸响，使满屋的人都为之一震。

“老爷，老爷……”田贵浑身透湿地提着皮箱跑进门

来。

田达似自言自语地望着田贵：“这雨真的来得这么快吗？”

田贵：“是呀，老爷。我和二少爷走到村口的时候天还好好的，可谁想这一声炸雷，雨就下来了。”

田达恍悟到：“豹儿回来了？”

田云豹已从雨幕中走进来。

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如注。

田府，晚，内。

风停雨住，客人陆续散去。侍女们忙着调桌摆凳，端菜上饭。

田府一家人说笑着从楼上走下来，步入客厅坐到桌前。

田太太五十来岁，身体丰腴，慈善的面孔上仍保持着年轻时的几分风韵。她从没有这样高兴过，慈祥的目光紧盯在田云豹身上。

“整整三年了，我们一家没在一起吃过团圆饭了。”田太太感触地说。

侍女小兰斟完酒退在一旁。

“是呀。豹儿学业有成，我又多了个帮手。这杯酒算是为豹儿接风洗尘吧！来，咱们干了此杯！”田达举杯说道。

田云凤十七岁，俊俏秀丽中带着几分天真与任性。她首先起身。举杯与田云豹的杯子相碰：“干杯！二哥……。”碰罢，一杯饮尽，极俏皮地冲田云豹眨眼儿一笑。

田云豹：“风妹，听说你武功练得不错，不知书读得怎样？”

田云凤：“当然不如你二哥进大学堂喽！爹给请个臭教书的老头子，整天摇头晃脑的，有什么好学的？！在这一点上，爹妈就偏心！还口口声声疼我呢！”赌气地白了爹妈一眼，低头挟菜。

田达与太太相觑一笑。

田达：“风儿，爹妈可就你这么个掌上明珠，整天疯着玩，你可要知足哟？你以为你二哥轻松呢？学成回来，明天就去矿上……”

“老爷。”田太太忙阻止道：“豹儿刚从省城回来，连惊带吓鞍马劳顿的，让他歇几日补补身子再去矿上也不迟嘛。”

田达沉吟一下：“也好。”哎，云龙，上月的账目清算完了没有？”

田云龙：“还没有。有些票据还在丁香手上，明天我就收过来。”

“嗯。”田达点了点头。

田庄煤矿，日，内。

总经理室，田达打开壁橱的门锁，对田云豹道：“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在里边，你要妥善保存。”

“放心吧，爹。我会保存好的。”田云豹搬出资料和图纸挑选着。

田达坐在沙发里，刚点燃一支香烟；田云龙匆匆走进门

来。

田云龙：“爹，工友们都等着您呢……。”

田达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，伸手在眉心上捏了两下，缓缓地问道：“钱都发下去了？”

田云龙目光盯着田云豹回道：“都发完了。”

田达心情郁闷地：“你去告诉大家，田庄煤矿将从今日起封井了。”

田云龙：“这……？”

“这算什么事？嗯？你当着总经理的面给我说清楚！”
丁山拉着女儿丁香连推带搡地闯进门来。

田达愕然起身望着丁山问道：“老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丁山阴阳怪气地：“我能干什么？你大哥是矿上的总经理，有钱发给大家，可我这副经理，矿上的股东之一……”

田达气得浑身乱抖，一声断喝道：“不要说了！日本人要打过来了，你怕钱分不到手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今年的红利我会如数给你的！云龙，你和丁香去给他结账。”

田云龙：“爹，给张团长捐的款子和工友们多发的两个月工钱……？”

“全记在我帐上。哼！”田达气愤地瞪了丁山一眼，拂袖出门。

丁山尴尬地冲田云龙笑了笑。

田庄煤矿，日，外。

天色阴沉，寒风中吹落几片雪花。

田达面对几百名矿工，神情凄然，声音抖颤地：“诸位工友，从今日起我田庄煤矿将停止采煤了。诸位跟我辛苦多年虽没有亏待大家，可我总舍不得你们散去。无奈，如今国难当头，民族沦陷，田达无能难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近日，日本人占领了华宝公司，几百人死于非命，我不忍心让诸位步其后辙。所以，今天特足发了两月的工钱，大家拿去各自逃命吧……。”他神情怆然，声音沙哑地向立在井口旁的十几名汉子摆了摆手：“封井吧。”

十几名汉子抬起木板……

“住手！”人群中一声断喝。

众人扭头望去，只见高运伯十分威严而又颤颤地步出人群。

田达猛然一怔：“高运伯……？”

高运伯老泪纵横地跪在田达的面前：“总经理，田老太爷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老人家挖井采煤。这田庄煤矿倾注了三代人的心血！养活了多少人家！是我亲眼看着田老太爷把煤矿交给你的。你口口声声要光宗耀祖，可你……？”

“高运伯，您老请起！”田达感动，羞愧地上前去搀高运伯。

高运伯仍跪着不起：“日本人还没打到这儿，你就吓破了胆！田老太爷一生的心血全毁在你手里了！要封井，你就把我封在井下吧！”

“这……？”田达为难地退后一步。

“总经理，不能封井啊！”众矿工齐声。下跪。

寒风怒号，大雪飞扬。

田达目睹此景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悲恸欲绝地仰脸长叹道：“苍天哪！列祖列宗！田达无能愧对你们了……！”

寒风中，田达那挂满雪花的胡须颤动着。

丁府，日，内。

时近黄昏，风停雪住。

身材魁梧、浓眉横眼的徐自梁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悠闲地走进上房。火炕上，丁山与两房姨太太及儿子丁涛正在围桌吃饭。两丫头站在炕下伺候着。

“哟，是徐大侄子来了。多日不见，到哪儿发财去了？”三姨太太花满脸色，体态风骚地往丁山身边挪了挪，让出位子给徐自梁坐。

徐自梁大大咧咧地坐到桌前。两丫头重又添了副碗筷。

徐自梁自嘲道：“就我这个熊样能发什么财？哪像三叔，身为县府议员，又跟田达开着煤矿，这才叫发财呢！”

丁山不耐烦地：“你小子饿了尽管吃，少放点闲屁！”

徐自梁诧异地：“哟，今天日子不对，我还是改日……”起身欲走被丁涛一把按住。

“坐下，梁哥。”丁涛扭头吩咐丫头道：“再添两个菜。”

“是。”两丫头应声退下。

丁涛亲手为徐自梁斟满一杯酒并与之相碰道：“喝，梁哥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徐自梁举杯饮尽，嘻皮笑脸地望着丁山问：“三叔，有啥不顺心的事？跟老侄子说！”

“唉！”丁山叹了一口气，只顾低头喝闷酒。

翠花搭讪着说道：“嗨，你三叔真是哑子吃黄莲，有口无处诉啊！按理说，去年的红利早就该分了。可田达那老贼口里应着，到如今也不给。还有丁香那吃里爬外的臭丫头，居然与田云龙合了伙的坑你三叔。你说，这日本人眼看要打来了，手里分文没有，要走走不得，是要守守不得，这能不让人急嘛？！”

“这笔帐，我迟早要跟他们算！”丁涛愤恨地把拳头在桌面上一击，震得桌上的碗筷叮当乱响。

二姨太吓了一跳，起身溜下炕去。

徐自梁点了点头，心生一计，望着丁山道：“三叔，如要报仇，我倒有个万全之策……。”

丁山讥讽道：“哼，张开嘴能看到屁眼的人，你也有计策？”

翠花娇声怪气地：“哎呀，老爷，人看不得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你就听徐大侄子说嘛？”

两丫头端上菜来。

徐自梁：“你们下去！”

“是。”两丫头应声而退。

徐自梁伏身过去与丁山耳语了几句。

“这……”丁山愕然地望着徐自梁道：“此事干系重大，弄不好，你我的身家性命……”

“嗨！现在全城的老百姓谁不知道你丁三叔要请日本

人？”徐自梁说道。

丁山顾虑地：“当初是有这种想法，可是……”

丁涛：“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不做二不休！”

徐自梁傲气十足地：“三叔，我徐自梁在此地可也算得上个人物吧？田达黄中坤都怕我三分，如果你我联手，再有日本人给撑腰，到时还怕那些乌龟王八羔子？”

丁山点头道：“嗯。此事要慎重，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！”

南山脚下，日，外。

白雪皑皑，遍地银装。

一道脚印出现在雪地上，田云豹提缰勒马，举目望去。

老柏树下，片头〈序〉中的少女正在凝思作画。

田云豹沉吟一下，翻身下马，敛息屏声地走到少女身后。

“吐噜！”一声马喷，少女为之一惊，转身侧目，一双警惕的大眼睛审视着田云豹……

田云豹低首道歉：“对不起小姐，打扰您了。”

看到田云豹并无恶意，少女嫣然一笑，回头继续作画。

田云豹侧目一望，便被少女画的画所吸引，屏息立在一旁观看。

画中，冰雪世界，太阳融融，万里晴空的天际边滚滚乌云正向这边袭来，苍松劲柏被强劲之朔风吹弯了腰，满树的积雪被吹落，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。

少女以娴熟的笔法在高山下勾出几棵幼苗，几笔点翠，